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第二十九回 靜夜聞謠 清宵玩月

詞曰：世事不可極，極則天忌之。試看花開爛漫，便是送春時。況復巫山頂上，豈堪攜雲握雨，更上最高枝。莫倚月如鏡，須與殘蛾眉。百恩愛，千纏繞，萬相思。急喉易醉，豈能飲此長命卮？打破五更熱夢，送我一寒士，此際冷颼颼。絲竹尚在室，已被他人吹。——調寄《水調歌頭》

卻說煬帝腰斬了麻叔謀，梟示了陶榔兒，削貶了段達，睢陽、寧陵一帶的百姓聞知，盡鼓掌稱快道：「只說天沒眼睛，誰知也有今日！」男男女女都到河邊來看。見了屍首，你一磚，我一瓦，頓時打成肉醬。煬帝因民心快暢，知道為食子之故。隨差劉岑將麻叔謀私受的三千兩金子，分賞眾百姓，以慰民情。眾百姓得了金子，都一齊叩謝，歡聲振地。煬帝望見，亦覺歡喜。只看眾百姓散去，方才退入船宮。蕭後接住問道：「此事如何處了？」煬帝即將斬麻叔謀、百姓快樂及賞金子的事說了一遍。蕭後道：「麻叔謀食小兒、盜國寶，其實該斬。怎樣保護睢陽城池，卻也是罪？」煬帝道：「御妻記不得了？昔時耿純臣曾奏睢陽有天子氣，故叫他鑿損龍脈，以除滅此氣；他迴護城池，便不傷龍脈，豈不是罪？」蕭後道：「原來為此！妾倒也忘記了。但不知這天子氣，端的有無？」煬帝道：「據耿純臣是這等說，連朕也不知。」蕭後道：「陛下自識天文，今又近在睢陽城下，晚間何不登龍舟閣上，觀看一回，便知此等事情，是虛是實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之言有理。」

隨叫安排夜膳，酒只略飲幾杯，也不叫吳絳仙、袁寶兒們來勸，只等一黑便登閣望氣。不多時，紅日西沉，早換上一天星斗。此時乃四月盡間，夜氣正清，煬帝與蕭後同登舟閣之上，四週一望，月雖未上，只見銀漢斜橫，疏星燦爛，一派夜景，其實清幽。有詩為證：

露下煙消夜氣清，星河指檻轉分明。
令嚴萬乘不聞語，野鶴驚舟時一聲。

又云：

野曠天低雲影薄，危欄隱隱接高辰。
不知明月在何處，落落疏星來照人。

煬帝同蕭後燈也不點，悄悄的憑欄而坐。起初還似黑暗，略坐了一歇，便覺明亮。煬帝因得紫煙傳授，曉得些星辰步位，便用手一個一個指示與蕭後看。蕭後看了，卻又問長問短。二人閒話了半晌，漸近二更。此時河裡，雖有萬餘龍舟，兩岸雖有無數軍馬，只因煬帝性暴法嚴，無人敢犯他的旨意，故四下靜悄悄，絕無一人敢言語喧嘩。煬帝徘徊良久，四下裡觀看，並不見什麼天子氣出現。因笑對蕭後說：「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這些腐儒之談，安可盡信？」蕭後道：「今日看了，方見明白；若不如此，終久有些疑惑。」二人又立了一回，漸漸風露逼人，有個涼意。二人正要下樓，忽聽得岸上隱隱有悲泣之聲。煬帝忙移步到欄杆邊來細聽，卻不是悲泣，乃是在岸上唱歌，聲音唱的悽慘，卻就像哭泣的一般。先還覺遠，又聽了一歇，漸漸的歌到船邊，竟聽得明明白白。其歌道：

我兄徵遼東，餓死青山下。
今我挽龍舟，又暈隋堤道。
方今天下饑，路糧無些少。
前去三千程，此身安可保！
寒骨枕荒沙，幽魂泣煙草。
悲損門內妻，望斷吾家老。
安得義男兒？焚此無主屍。
引其孤魂回，負其白骨歸。

煬帝細細聽了大怒道：「此歌明明怨朕徵遼遊幸，不愛惜軍士，什人敢高聲大氣，竟到朕龍舟邊來唱？」隨即叫左右近侍快趕去拿住。左右領了旨，二三十人作一陣忙往下跑。跑到船外，尚聽見歌聲未完。及趕上岸看時，莫要說人，就連鬼影也沒一個。二三十個內相在兩岸上分作四頭亂趕。不一刻，各龍舟上聽得有旨拿人，眾內相就有三五百，都燈籠火把，一齊跳上岸來，四圍趕捉，哪裡有一毫蹤影？煬帝大驚道：「卻又作怪！歌聲還未曾了，朕就叫人去拿，如何這等躲的快，就沒一毫形跡？」又叫人到各營去尋，眾內相尋了一回來奏道：「各營俱靜悄悄的，哪裡有一人動靜！」煬帝又問道：「你們眾人可曾聽見歌聲？」眾內相道：「奴婢俱明明聽見，趕到船外，還隱隱歌聲未絕。及走上岸，就不見了。」

煬帝沉吟了半晌，對蕭後說道：「莫非是鬼，怎敢來譏謔寡人！」蕭後見煬帝彷徨著急，只得好言勸解道：「宇宙中古往今來，奇奇怪怪，何所不有！俗語說得好：『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。』這歌聲任他是人是鬼，只不睬他，他自然消滅。就是耿純臣奏天子氣，以今日看來，氣在哪裡？」煬帝道：「御妻言雖有理，只是朕心終有些狐疑不安。」大家亂了一會，不覺一鉤殘月，早從東山上吐出。蕭後見了說道：「此時月出有四更多了，閣上風露重，請陛下且去安寢，管這些有聲無形的事做什！」煬帝沒法，只得依著蕭後走下樓來，又吩咐眾人道：「你們還要去尋，只怕倒臥在草裡或近水之處。」眾內相答應了，煬帝方退入寢宮去睡。眾內相領了旨意，不敢怠惰，忙又上岸到各處尋覓，就像見鬼的一般，東張張，西望望，你來我去，大家亂紛紛只鬧到大天白亮，方才住手。正是：

謠聲豈出凡民口？字字分明上帝心。
寄語君王不須捉，舉頭何日不予臨。

煬帝雖然去睡，這一夜畢竟恍恍惚惚不能安寢。次日起來，蕭後知道煬帝心下不暢，忙叫吳絳仙、袁寶兒來隨侍。二人走到面前，略與煬帝說幾句沒要緊的閒話。煬帝滿肚皮猶疑，早不知不覺冰消了一半。正是：

見面即生喜，開言便不嗔。
君王何以樂？賴有解愁人。

絳仙與寶兒，也不管煬帝心下有事沒事，只是笑吟吟講他戲耍的話兒。煬帝插在中間，混了半晌，哪裡還記得什麼歌聲！再過一歇，蕭後排上酒來。大家歡飲一陣，便依舊昏昏沉沉，只思量快樂。欲心一蕩，就如野馬一般，何處去挽韁收轡？今日吳絳仙，明日袁寶兒，早起朱貴兒，晚間韓後娥，或是這院夫人，或是那院宮女，煬帝在五百一十隻大龍舟上串來串去，就如穿花的蝴蝶、戲水的鴛鴦，無一日不甜甜蜜蜜在個中領略。這些美人，不是絲竹管弦將煬帝迎來，就是錦繡綺羅將煬帝引去。一路上窮奢極欲，比在西苑中更勝。錦帆過處，香氣聞數十里遠近，說不盡的繁華富貴。

正是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煬帝在龍舟中正天長地久的受用，早不知不覺的到了江都。眾臣忙報知煬帝。煬帝大喜道：「朕的遊興，還未曾遍，忽然到了，有趣有趣！此皆開河興龍舟之功也。」遂傳旨一面打掃離宮，一面收拾車輦，明日就要登岸。眾官領旨，各各分頭打點。一日百事俱整理齊備。到次日，煬帝依舊同蕭後乘了逍遙寶輦，眾夫人、美人依舊坐了七香車，眾內相依舊騎了馬，眾軍士依舊旌旗招展，鼓樂喧天，將車駕迎入離宮。原來煬帝前一次來時，帶得人少，離宮便覺寬大好住；這一回宮娥無數，如何居住得下？煬帝與眾妃妾一齊擁入，頓時將一座離宮，填塞得密滿。煬帝與蕭後住了正宮，眾夫人分居了傍宮，吳絳仙、袁寶兒一班寵妾，俱住在後宮樓上。其餘美人宮女，或是前軒，或是後殿。住不下的，連亭台池榭裡都分散開了。

住便住了，煬帝十分不快。隨即宣宇文達、虞世基、封德彝幾個心腹大臣來商議道：「這一所離宮，如何容得許多妃妾？朕當日原要在蕪城中起造宮苑，因匆忙回去，故未曾如願。今日合宮既都到此，再無不起蓋之理！卿等可火速料理，免叫朕擠塞在此不暢。」宇文達道：「陛下明旨，臣等敢不竭力。但恐工、戶二部及郡縣錢糧，一時不能湊手。」煬帝道：「不要拘定工、戶二部，不管天下，但有錢糧，俱可調用。如有違旨者，便拿來處斬。」宇文達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便不難矣！但不知這宮苑要如何起蓋？」煬帝道：「也不要十分太大，只照西苑式樣就罷了，只以速完為主。」群臣不敢再奏，只得領旨而出。遂一面差人天下調取錢糧，一面審視地形，一面採選料物，一面召集工匠。話休絮煩，左來右去，只苦了這一帶的百姓。不半年早又造成一所窮奢極侈的宮苑。原來這宮苑，就連在一處，前面是宮，後面就是苑。苑中也有十六所別院，苑外東邊因有一塊閒地，形勢極高，又蓋了一所月觀。進宮去的路上，又造了一道大石板橋。苑旁邊又挖了一個九曲池，十分有趣。後宋文人蘇轍有詩一首，單感歎九曲池之事。詩云：

嵇老清彈怨廣陵，隋家水調寄哀音。
可憐九曲遺音盡，惟有一池春水深。

宇文達等造完了宮苑，忙奏知煬帝。煬帝大喜，隨即乘輦來看。到了宮苑中，只見樓台富麗，殿閣崢嶸，一層層都是錦裝繡裏，一處處無非玉映金輝。也有十六院，又添出月觀與九曲池，比西苑倍覺有許多幽奇景致。煬帝看了喜之不勝。隨即傳旨，將蕭後與眾夫人、美人，一齊都移入宮來。蕭後原住了正宮，眾夫人、美人，仍舊照十六院分開，惟吳絳仙獨賜他住於月觀。其餘殿腳女，都發入月觀，就當做宮女供用。煬帝宮苑分派即定，便日日帶領許多美人，各處去尋山問水，覽勝探奇，無一時一刻能離了婦人與酒杯絲竹。正是：

快心若個能知足，得意誰人肯掉頭？
只待戲場收拾起，淒淒冷冷大家休。

一日正值三月三日，天氣清爽，春光明媚。煬帝對蕭後說道：「晉永和時節，但遇今日，大家小戶都要臨水飲酒，以為修楔。朕與御妻，何不借這個名色，往江頭遊玩一番，也不虛負春光。」蕭後道：「及時行樂，陛下之意最善。」隨叫近侍打點酒餚，又傳旨安排龍舟鳳舸，往江頭候駕。煬帝與蕭後同上玉輦，帶領眾美人，笙簫弦管，竟到江頭來取樂。不期江中發起風來，波浪大作，不便上船。遂回到江樓上坐下飲酒，卻觀看那長江一派風景。

眾美人歌的歌，舞的舞。煬帝歡飲了半晌，忽見一隻鳳帽船，被風浪將纜繩掀斷，竟流到江中間多了，又無人在船上支撐，隨著風浪，一顛一播，再不能定。煬帝與眾人看見，都一齊笑將起來說道：「倒也有趣。」蕭後道：「何不叫人去救了回來？」煬帝道：「這樣大風，如何去救？」說沒了，只見那隻船，一頭起，一頭落，在波浪中就如跌跳一般。煬帝指著問道：「你們看這船搖來搖去，像個什麼東西？」美人也有說像一隻大鞋的，也有說像一片蓮葉的。袁寶兒說道：「以妾看來，還像個大鯉魚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果然還像鯉魚。」蕭後笑道：「既像鯉魚，陛下何不釣他起來。」煬帝笑道：「釣倒要釣，只是沒這等長大絲綸。」一時高興，遂提起筆來，就在江樓粉壁之上題詩四句，說道：

三月三日到江頭，正見鯉魚波上游。
意欲持竿往釣取，恐是蛟龍還復休。

煬帝題這四句詩不打緊，識者看來以鯉魚應著李淵，早已知是亡國的讖語。自家哪裡曉得？煬帝題完，蕭後看了，稱贊不已。眾美人復進上酒來，煬帝吃了半日，只等玉山頹倒，方才住手還宮。到了宮中，十六院夫人接住，依舊又彈絲品竹的歡飲。正是：

歌舞又相勸，君王尚未醒。
莫言沉醉也，猶如伴娉婷。

一夜月色甚明，煬帝厭那些絲竹聒耳，遂同蕭後與十六院夫人，帶領了四五個美人，攜了一樽酒，幾個小盒兒，同到新造的石板橋上看月。此時夜已三更，一輪明月正照著當頭。煬帝道：「不要設座，就將錦毯鋪在橋上，大家席地而坐，更覺有趣。」眾夫人都笑道：「果然有趣。」遂不分大小，都隨便團團坐下；連袁寶兒幾個美人，也賜她坐了。大家清言調笑，歡飲了一會。煬帝說道：「我們這等清坐看月，豈不強似那些笙歌鬧吵。」蕭後說道：「斯時若是玉簫吹一兩聲，卻也不妨。」煬帝道：「月下吹簫最是妙事，御妻想得有理。」遂對朱貴兒說道：「你可單吹一曲，與大家賞鑒，吃杯酒兒。」朱貴兒笑笑說道：「我吹我吹。」隨取了一管紫竹簫，拿在纖手裡，啟朱唇，輕吞慢吐的吹將起來，悠悠揚揚，其實好聽。真個是：

珠圓鶯滑逗秋涼，別是風流宮與商。
幾字細來青漢近，一聲鬆去碧天長。
寒雲漱齒聲俱冷，白雪調喉韻欲香。
不道無情三尺竹，月中吹出斷人腸。

大家聽了無不快暢。蕭後道：「妾出的這題目如何？」煬帝道：「好題目。有此一曲簫聲，我們橋頭看月一段風流，方才摹寫得出。」蕭後道：「這座橋叫什麼名字？」煬帝道：「沒有名字。」蕭後道：「既沒名字，陛下何不就今日光景起它一個，留以為後日佳話？」煬帝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遂低頭想一想，又周圍數了一遍說道：「景物因人而勝，古人有七賢鄉、五老堂，皆是以人數著名。朕因御妻與十六個妃子，連袁寶兒、吳絳仙、朱貴兒、薛冶兒、杏娘、妥娘六個，共是二十四人在此，就叫它做二十四橋，豈不妙哉！」大家各歡喜道：「好個二十四橋！足見陛下無偏忘之意。」遂一齊奉上酒來。煬帝十分快暢，接杯在手，飲滿而酌。後唐人杜牧過此，弔其遺蹟，作詩一首感之。詩曰：

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木凋。
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

煬帝同眾人儘量歡飲。只吃到十分酩酊，方才起身，同蕭後攜手踏月還宮。自此以後，今日賞花，明朝玩柳；一日亭台，一日池榭。不多時，又將一所錦繡宮苑遊幸厭煩了。一日駕幸月觀，吳絳仙梳洗未完，煬帝遂走進房來，移一張椅兒坐在鏡台旁，看她畫長蛾眉。絳仙笑道：「哪些好看，勞萬歲這般垂盼？」煬帝道：「看美人窗下畫眉，最是美觀。只可恨這些宮殿，蓋得曠蕩，窗牖又高又大，恐顯不出你這般風流態度。若得幾間曲房小室、幽軒短檻，與你們悄悄冥冥相對，便可遂朕平生之志。」絳仙道：「萬歲要製造幾間卻也容易，何消說得這樣艱難！」煬帝道：「製造幾間，可知容易。難只難於沒一個有奇思之人會調度。若叫外邊這些臣子去造，他依舊蓋些直籠統的宮殿，有何趣味？」

正說沒了，忽見旁邊轉過近侍高昌，跪在地上奏道：「奴婢倒有一個朋友，常自說能造精巧宮室，不知可中聖意？」煬帝道：「此人是何處人？叫什麼名字？」高昌道：「此人姓項名升，乃浙人，與奴婢原是同鄉，奴婢因此曉得。」煬帝道：「既有此人，可就叫他來見朕。」高昌領旨，隨飛馬去叫。項升聞旨，不敢滯留，忙跟了高昌來月觀中見煬帝。煬帝隨問道：「高昌薦你能製造宮室，朕嫌這些宮殿沒有逶迤轉折之妙，你可盡心製造幾間有韻趣的宮室，朕當重賞。」項升奏道：「小臣雖曉得製造，只恐不當聖意，容臣先畫一個圖樣進呈，候萬歲裁定了方敢動手。」煬帝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，只不可耽遲了。」項升退出，遂連夜畫寫圖樣，直畫了三四日，方才畫完了。

尋著高昌，同獻與煬帝。煬帝接了展開細看，只見上面畫了一間大樓，中間卻千門萬戶，有無數的房屋。左一轉、右一折，竟看不出是哪裡出入。煬帝大喜道：「你這般巧心，朕有這樣一所宮室，也不負為天子一場，盡可老死其中矣。」隨先賞賜項升許多彩緞金銀，專督其事。一面敕工部選四方的材料，一面詔戶部發天下的錢糧，又差封德彝監督催辦：「如有遲緩，即指名參奏，朕當嚴刑重處。」項升同封德彝各有司，領了旨意出來。隨即相視地形，動工起手。朝廷旨意一下，誰敢不遵？只得剜心割肝去支

應。怎奈這一次比前不同，內帑外庫，俱已空虛，天下百姓的膏血已盡，哪裡還禁得又起一場大工？只因這一番土木，有分教：干戈四起，盜賊蜂生；黎民保不得性命，朝廷坐不穩江山。這正是：

世亂自遭兵，民窮定為盜。

任有萬木撐，江山要重造。